

从台湾父亲节看父亲的角色

□雨茂

去年8月8日,两个台湾朋友请我和同在台湾大学访学的同事吃饭,我以为是中秋节前的餐叙,并没有当回事,席间叙谈才读懂玄机。原来8月8日谐音“爸爸”,是台湾的父亲节,我和同事都是做父亲的人,台湾朋友怕我们思念儿女,于是邀约相聚。另据两位朋友讲,他们的子女要么送上祝福,要么奉送亲手制作的礼物。这种别样的亲子关系让我们艳羨不已。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作品中,父亲的形象不外乎两种:专制独裁型与纵容溺爱型,似乎很难找到正常健康的父子关系。当下的情况虽然要好一些,但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父子关系的窠臼。前两年媒体上有两件事最夺人眼球,且都与“父爱”有关。一是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涉嫌强奸被刑拘,二是湖南电视台热播的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涉及名人,所以这两件事都成为公众与媒体关注的热点;但从更深层次看,都与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父爱的迷失”有关。作为父亲的李双江对儿子疏于管教,纵容溺爱,结果铸成大错。《爸爸去哪儿》节目中,五位爸爸每期跟子女有72小时的乡村体验,爸爸单独肩负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的责任,导演还设置了许多必须由父子(女)共同完成的任务。虽然节目里的父子(女)之间极尽温存与体贴,但我肯定这些平时忙得很少着家的父亲其实鲜有与孩子相处



及交流的机会,孩子的母亲一定是大包大揽的。不独明星家庭,在中国普通家庭中,父爱的缺位甚至迷失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了。

与传统父子关系相比,当今有一种现象是父亲对子女教育不闻不问,完全推给母亲,自己乐得做甩手掌柜。家庭教育研究专家范景宇先生认为,母亲的态度、对家庭和婚姻生活的满意程度会影响父亲投入和参与孩子教育的水平。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应当积极鼓励,还应尽可能地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父亲参与孩子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做父亲的也应该积极地介入孩子教育,不能认为教育孩子是母亲的工作,自己的责任只是挣钱养家。一位朋友给我讲过一个发生在她身边的故事。她单位的领导是一位女性,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正在上大学。父亲是法官,在家的时间极少,

儿子当然由母亲一手带大,所以母子关系极好。儿子对母亲几乎百依百顺,对母亲的依恋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洗澡时要母亲洗,睡觉前还要母亲搂着睡一会儿,不然就睡不着觉。这已经是一种暧昧变态的母子关系,差一点就滑向乱伦的边缘了。二十多岁的儿子在心理上居然还没有断奶,做母亲的浑然不觉,竟然骄傲地向人讲述儿子对她的感情,听来就让人揪心。这是在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男子汉吗?不,这是在培养具有依附人格与恋母情结的小男人。孩子的爸爸去哪儿了?他难道不应该对此负责任吗?把一个人格不健全的儿子交给社会,他就不内疚吗?

也有一种父亲看似关心孩子,其实还是不负责任。一位同事的儿子正上初三,班上有一个“校霸”,班主任都不敢管。一天,校霸居然向同事的儿子收两百元保护费,不交就把书

包扔出窗外。孩子在学校受欺负,居然不敢告诉父母,最后还是由班主任转告的。按理说,校霸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应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也是向学生普及法律知识、鼓励他们借助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好时机,但是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没有这样做。最终的解决方式是男孩的父亲找了几个人去学校示威,据说校霸吓得浑身发抖,声称以后绝对不敢这样了。当一种违法行为被另一种违法行为纠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暴力登场,法律缺位,孩子们长大后还能对法律有敬畏之心吗?还会通过法律维护公平与正义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应该做的吗?

其实,传统中国社会也有“严父慈母”之说,即由父亲承担不同角色,各有侧重,分工合作。母亲唱红脸,担当照顾孩子饮食起居和心灵按摩师的角色;父亲唱黑脸,担当孩子的人生导师,引导孩子融入社会,自立自强。子女因为享受了完整的父母之爱,所以人格健全,对社会家庭负责任,敢于担当。现代教育心理学理论认为,父爱(或母爱)的缺失会造成孩子人格的缺失,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长大成人。从这个角度看,台湾的父亲节确实值得内地借鉴,因为它至少可以警醒一些不负责任的父亲积极参与子女教育,因为相较于生,养育的责任更重大,父亲不能失位,更不能失责。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碎碎念

吵闹爱情

□孔海霞

我爹长我娘八岁。我娘一直觉得自己亏了,一个黄花大闺女,嫁个老头,还是二婚的老头。提起往事,我娘会埋怨当初逼迫她结婚的长嫂,会哀怨当时家庭的困苦窘迫,会气愤于我爹相亲时的伪装虚假,会心疼我姥姥的无奈无助,总之,我娘一枝花,一不留心,被我爹这头老牛给啃了,亏大了!

我爹却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是城里人,有工作,有祖宅,虽然当时年龄大点,也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若不是我娘的长嫂来劝说他娶我娘说得泪眼婆娑,情真意切;若不是我爹婚姻受伤,形影孤单,空虚寂寞;若不是我娘相亲时看起来温柔善良,知书达理;若不是我奶奶命令强制,严声厉语,他才不愿要这个乡下丫头。总之,是我爹这个有房子,有工作的城里人,被农村我姥姥家的人骗了,被我娘骗了,娶了我娘,亏大发了!

结果就生下了我们仨。整个童年,我只记得他们的吵吵闹闹,好像所有的事情,最终只能以吵闹的方式解决。我娘有个性,不服输;我爹那性,更不服输,尤其不肯向我娘这个乡下人服输。他们的矛盾自觉升级到阶级高度,这是城市人和乡下人的矛盾!什么事,什么话,说着说着,声调就高起来了;你声音高了,我不能服输,我声调更高,越来越高,就吵起来了,吵啊吵啊,闹起来了,闹啊闹啊,打起来了。我娘肯定吃亏,但我娘不服输,她便在家里的花盆底下、床底下、门后、桌子底下所有她觉得能伸手够到的地方放了小木棍,到时候顺手摸起一个,都能当成倚天剑屠龙刀,随便耍个剑花,就能把我爹杀得落花流水,噤里啪啦……

然而两个人虽然在家里吵得不亦乐乎,在外面却做得风生水起,人皆羡慕。他们硬是白手起家,自己开了缝纫铺子,通过自学,一个裁剪,一个缝纫。生意红红火火,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数不多的万元户。

慢慢地,我长大了,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相互厌恶的,否则怎么能吵吵闹闹,没完没了?

有一天,我爹给我打来电话,语声惊慌失措,还带着哭腔:“闺女,快来啊,你娘胳膊摔断了,怎么办啊……”我很诧异,问起前因后果,原来我娘要去亲戚家,我爹非要亲自骑电动车送她,路中间因施工有个三米深的大坑,我爹没看见,直冲过去,我娘眼尖,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竟然把车推开了。我爹只是摔倒,我娘却掉到坑里面,摔断了胳膊。

我娘看到了我,立刻泪眼蒙眬地告状:“闺女,你看我爹把我胳膊摔断了,这个老东西太坏了!”

我爹这次竟然没有反驳,只说:“还不如我掉进坑里去……”

这次,老爹是真愧疚了,在老妈养伤期间,炒菜、做饭、端茶、倒水、换药、护理,他一个人全包了,把老妈伺候得舒舒服服的。这期间,两个人还是不停地吵吵闹闹:“孔老头,我就是不服你,你再欺负我,我和你没完……”“你这个老婆子,再叽叽歪歪地惹我,我不管你了……”

如今,我仍旧在目睹他们的吵吵闹闹,已经习以为常,可是我儿子的一句话却让我醍醐灌顶,儿子说:“姥姥、姥爷那是真恩爱啊,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姥姥、姥爷若是不打不闹,他们的生活就没有‘味道’了!”

爱情真奇妙,既能让两个人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能使他们宛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般的吵闹无休止。不管是哪一种,都是相濡以沫、至死不渝的温情与执着。

名家言

事业与仕途

□王佐良

做工作,到底是事业,还是为仕途?这个问题,今天恐怕很多人没有弄明白,尤其是那些日夜梦想着飞黄腾达的人。

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是教政治的,对学生的政治思想要求很严,因为我是中队长,自然被老师盯得特别紧,我的脑子里也被灌满了政治。记得老师上课批判“学而优则仕”,我不大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也要跟着老师说,读书是为了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劳动者,而不是为了做官云云,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官。

后来下乡插队,又招工进厂当工人,几经周折,我进了一所师范大学的外语培训中心负责外语考试。上世纪九十年代,外语成绩是出国、求职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来报名参加外语考试的人很多很多,可外语不是想学就能学好的,有的人连着考了几年,成绩离合格就是差几分。我也替考生着急,可我必须一丝不苟,严格按章程办事,这免不了就得罪人。有时领导来电话,能不能给某某加两分?我只能说,没办法,上级有规定。我埋头在工作中,从考生报名、数据录入、准考证制作、考场安排、监考培训、试卷保密、考场检查……一直到一大堆的答卷整理完毕上交,常常干得不知道时间,顾不上喝一口水。我没有时间叫苦叫累,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不要出一点差错!因为一点差错,可能就会耽误一个考生的人生前程。每次把考试材料邮寄出去,按理可以稍稍喘口气,可我的心反



倒悬了起来,就怕上级来电话,只要上级来电话,不为别的,肯定是材料出了毛病。

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一天,总支书记突然对我说,要提拔我。哦——我有点发愣,但领导说,这是工作需要。哦,我明白了。两年后,提拔我为副科级干事。好大的一个职务啊!不过,工作一如以往,仍然起早贪黑,累得腰酸脖子痛,回到家已是精疲力竭,还要做家务,还要翻译,还要……记得很少有星期六,偶尔星期六没有考试,我在家,岳父看见了就会问,你今天没上班吗?在他的眼里,我周末是很少休息的。

又是十几年了,我仍然是副科级干事。一天,新任的主任对我说,学校组织部给了中心一个正科级名额,准备提拔你。我扳着指头算算,从我当副科级干事,整整十三年过去了!当然,怨不得人,因为这十三年里,我从未去过组织部,连到校长人事处也是左思右想,万不得

已才去,而且,常常到了门口又犹豫不决……更不用说到校长、书记的办公室了。只有一次,为了去德国做访问学者,才到过校长办公室一次。到师大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提拔我为正科级,哈哈,我这也不是“优则仕”了吗?十八年,工作不能说什么成绩,虽然也受到上级表彰,但与兄弟院校相比,差距还不小,不过我已经努力了,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嘛。有一次,插队时留下的腰椎间盘突出突出症复发,躺在家里一动也不能动,眼看着考试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撑起来,弓着腰,好不容易到了学校,再爬上七楼的办公室,打印、邮寄准考证,排考场……有一段时间,我双腿的膝盖不知道用什么用不上劲、支撑不住身体,下楼、下公交车,一不小心身体就往下坠,但我还是天天上班,双手抓着楼梯的扶手上楼下楼,还和大家一起往楼上搬运考试材料和教材,一包二十多公斤……

为了考试,我几乎舍弃了一切。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投寄到杂志,竟被主编窃为己有;到医院看病,这个科把我推到那个科,那个科又把我推回到这个科……为了考试,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跟他们理论、去跟他们打官司……记得罗斯福夫人曾经说过,为了做好工作,你就要逆来顺受。

我心里想,这可能都是因为当年老师在课堂上教我批判“学而优则仕”吧。我一心想的是事业,而不是仕途,尽管我为此付出的,今天很多人已经无法相信,也无法理解了。临退休前,分管副校长在一次聚会上说,这几天我们开会时还在议论,一个人怎么能二十多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把考试工作做得这么好?这真值得思考。

好啦,退休了,还有一点余热做做翻译,能为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微薄之力,也就心满意足了。

(本文作者为翻译家)